

佛教如何回應 世界現今的困局

全球性的貧窮、種族衝突、人口膨漲、愛滋病、人權受壓、環境災害等問題層出，這些困局的真正因素為何？如何才能根本解決問題？作者從人們生存意義的基本脫位談起，提供佛教回應困局的想法與辦法。

講題名為「佛教如何回應世界現今的困局」，我相信應該先清楚解釋「世界現今的困局所指為何？」此處並不是直指現在這個年代，要面對的社會及政治問題——如全球性的貧窮、種族衝突、人口膨漲、愛滋病的蔓延、人權受壓、環境災害等等。我很明白，現今宗教，對這些問題的極度關注。因為他們有神聖的義務，去充當人類良知的聲音，對著這個太容易為了一己之利，而喪失天良的世界，吐出心聲。但是，我覺得以上的問題，只是徵象而已，它們應該探討來自心靈上更基本的問題，而這些基本問題，才是我要在這裡特別針對的。

生存意義的迷失

歸根究柢，問題的核心，似乎是在我們的意識。如果要道出問題的特徵，我會說，是生存意義的基本脫位。而這種脫位，又同時涉及我們的認知和道德兩方面。換言之，對如實真相的理解，我們已迷失了方向，曲解了正確的價值觀，或倒置了價值的先後次序。由於這些根本的問題，來自我們的意識，為了找到可行的解決辦法，就有需要從意識的轉化入手。首先，要嘗試對人類的處境，有

更深廣的認識，以能準確地掌握真相；同時又要將我們的心，轉投向一個新的方向，以便符合使我們輕安自在，而非苦惱難堪的新體會。

在討論「宗教對現今世界的主要問題的反應」之前，我先評論：影響著今天大部分人的，所謂的生存意義脫位。大半個世紀以來，宗教的觀點都是以防守為主，可能現在是作出攻勢的時候了。——好好審察：在我們心靈問題背後，最顯著的思想模式。

我認為生存意義脫位，跟西方思想的抬頭是不可分割的，況且它已成了現今人類文明的典型。以物質主義來形容它，仍有嫌不足。——第一，那些依循物質主義的人，並不一定認同物質主義是哲理。第二，儘管西方人主張不斷追求物質上的進步，但物質進步，並非這種思想最大的特色，這只是副作用而已。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表達物質主義的特質，我會稱之為：人類生活的徹底世俗化。

歷史背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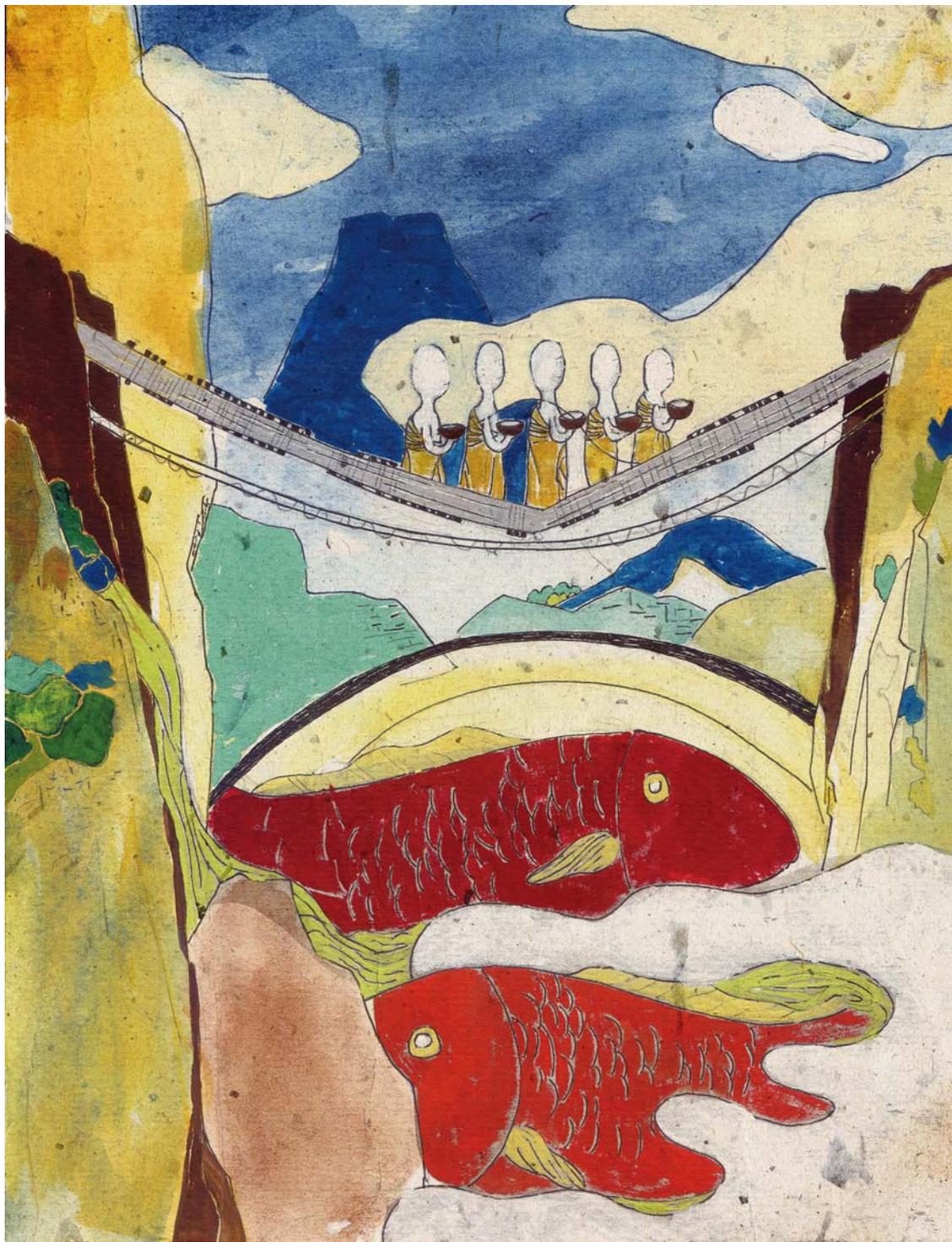
這種現象背後的歷史原因，似乎是由於西方人思想上的不平衡所導致。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開始，西方文明的發展，形成了對理性、操縱和霸佔等能力的日益重視，隨之式微的，則是直覺、包容、體諒和相容的能耐。在人的意識裡，愈益受到重視的理性，以及想支配其他人或事的動念，使人將所有焦點，放到世界上可以被控制的東西上。而這個世界，又喜歡以數量的多寡來衡度所要征服、理解和剝削的東西。人類對這方

面的重視，不止於表達這種觀點的實效，更視它為一種極有價值的理論。換言之，這個被科學定義的物質世界，竟變成了人類心目中的實相，而與其相應的機械物理學，則成為理解所有其他——無論是生理、心理或社會等自然現象——的根據。

始於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，最初的發起人——如伽利略、波爾、達卡、牛頓等，都是有深刻宗教情操的人，都以有個智慧仁慈創物主的信念，來探討自然規律等。雖然他們都十分忠於以神為本的基督信仰，但是，他們的思想趨向，卻令神與自然界的有機連繫逐漸減弱。這種連繫，在前現代時期，本是非常顯著的。他們固然仍相信：天父就是那遙遠的造物主，那個給予自然界所有法則的神。他們也同意所有的道德價值，都是為了傳達神的意旨，是造物者為人類專訂的法規。他們的思想很明顯地出現了二元：超世間與經驗世間。他們認為，歸根究柢，所謂「事實」的界定，是由物理法則所控制的無意義事物所形成；而倫理道德、價值觀和理想等等，都被視為非客觀事相世界的一部分，不過是每個人內心的主觀而已。

沒過多久，追隨著所謂啟蒙運動的新一派思想家，便推翻了當時的二元論調，轉而推崇簡單直接的物質主義。但這種主義所引起的最終效果，卻不如預期的簡約。既然感官知覺被認定為知識之鑰，數字又被視作實際準則的度量，接下來的，當然就不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存在了。從此時開始，機械性的物質主義，便成了人們心目中的堅強信念，它的原理也成就了一種新的世界觀。對當時的人來說，物質就是唯一的終究真相，而其他一切超凡的道理，都被嗤之為夢幻假想。

物質主義，在宇宙學和形而上學所佔據的優勢，對人們的自我了解，產生極深遠的影響。它帶出來的信息，讓充滿靈性和道德意識的內心感受，變成只是偶發的表層現象。也就是說，內在的會被簡化為外在的；眼看不見的會被當作可見的；個人的又會被看作非個人的。心只被視為是腦部較高層次的作用，每個人也變成受數字管轄的社會秩序中的一個小節。人類所有的理想和價值，都因而被



貶為虛幻——只是生理需求的一種投射，為了達成願望而被崇高化的妄想。就如倫理道德的哲理，都被視為只是個人對自己傾向的表達而已，它沒有任何可以被認同的客觀基礎，因此，各種道德觀點都同樣正確。至此，相對主義的思想已全然被接受了。

生活的世俗化

我對生存意義脫位的背景作了較詳細的描述，是因為我知道：若要為時下世界的種種困局，找到完整和滿意的了解，是絕不能撇開認知在背後所發揮的強烈影響。我們不應該認為，與認知有關的一切，都只是抽象且起不了作用的理論。雖然很難認真剖析它，其實在不知不覺裡，認知在現實生活中已產生了莫大的影響，就如俗話所說：它在我們外向的意識「背後行事」。因此，一旦著重事相的外表，而不重視內容的這種認知被廣泛接受之後，它就會滲透整個文化，繼而帶來的後果，就是非常實際與個人化。或許最能表達這種後果的特性，就是我先前用過的一句話：生活徹底的世俗化。

隨著科學與哲理所產生的重要影響，物質主義更滲入宗教的範圍，漸漸淡化一向認同「每個人與大眾都息息相關」的信念和價值觀。這種觀念被貶到私人的範圍，成為純粹個人的良心問題，在超出狹窄的個人空間和生活範疇之外，再沒有什麼宗教的影響可言了。因此，社會早期的演進，就像是哲理二元化的重複。——外在層面，變得完全世俗；而道德價值與精神靈性，則被侷限於內。

從某些角度來看，這無疑是人類邁向更多自由所跨出的一大步，因為他們可從自己良心上的束縛解脫出來，也減輕了要盡量符合宗教要求的壓力。縱使我們真的不可低估這些所謂的好處，但大眾生活的世俗化，始終會令我們對宗教信仰，或應該依循的道德價值有所懷疑，乃至最後以個人解放為理由，大開道德淪喪之門。

生活焦點由內往外移

雖然二元化的社會秩序，是現代的早期特徵，如同在哲理方面般，這種二元理念，並沒有最後的主導力量。原因就是，在生活世

俗化的過程中，最私人的範圍也沒有受到尊重。一旦社會秩序在世俗化的過程中被吞沒時，人們生活的焦點，全部就會由內往外移，從本來相信永恆，變得只相信眼前此刻。在社會被驅使去追求權力、利潤，和全球化的情況之下，世俗化的過程，直搗我們私人生活中最敏感的地帶。我們的生活，被眼前的俗務吞噬，乃至精神生活上最帶警覺性的意識——如救贖、覺悟、救度等等，都不再能發揮太大的作用，只能作為觸發人們要保留一點仁義的提示罷了。世俗社會中的霸道主義，往往令最為個人的內心都被踐越。因此，為了增強財勢，商業集團及政治機構隨時在人們的私人領域打主意，盡量發掘人們心中的欲望與幻想，好利用這方面來獲取更大的盈利。

兩相矛盾的宗教生活

生活世俗化的興起，並不代表人們會公開反對宗教，或他們接受世間目標為究竟。事實絕非如此。人的心智有一種很特殊的能力，那就是，在同一時間，可以活在不同的層面；而那些不同的層面，又可以建基在互相違悖的原則之上。因此，有些文化中大多數的人們，仍會敬仰天主或佛法；會繼續到教堂或寺廟；仍然會表達對宗教理想的崇拜；盡量遵循傳統信仰所要奉行的儀軌。由於有這種現象的出現，在一些較敏感的世俗問題上，民眾的宗教情懷可能會被煽動，而採取實際行動來表態。這不是說他們對宗教理想的確認和依賴是虛偽的，這種表現，只不過是由於人性所具有的雙重心理，以致於能夠「活在自相矛盾」之中罷了。

世俗的人，總會表示對宗教的尊敬和信仰的堅持。但他們真正關心的，仍是瞬息萬變的世俗事。人們生活的主導，不再是精神的淨化而是物資的生產；不再是個人素養的提升，而是透過更多消費，來讓感官欲樂得到更大的滿足。因此，只有當宗教信仰，不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作出任何犧牲時，它才有機會，繼續徘徊在人的腦海周邊，或被迎進心內。

道德規範的沒落

這種生存意義的脫位，會在許多方面產生嚴重的衝擊。最為可怕的，就是長久以來所尊崇的道德規範，將從此沒落。我在這裡並不是要吹捧過去，人性一向都不曾太可愛可親，史書也已論盡人類的貪婪、盲目與暴虐。更可惜的是，有組織的宗教，往往又都是犯了嚴重錯誤的惡行者之一。雖然如此，我又慶幸在過去的不同時代，人類的祖先曾崇尚過倫理道德，並以其作為生活上的正軌和規範。無論宗教在歷史上如何屢示缺點，但在不同的文化中，它確曾帶給不少人生存的意義，讓他們意識到：生命的根源，實是究竟的真理；讓他們知道，應該朝著這個最終極的目標前進。

可是，我們現在已與出世的理想背道而馳，遺失了在日常生活中可引導我們，作出正確抉擇的指南。顯而易見的後果，就是在世界上每個所謂最先進文明的社會中，以驚人速度擴散的墮落。在獨創風格的先進世界裡，城市已經變成了市井森林；酒精和毒品的濫用，成為最輕易逃避焦慮沮喪的途徑；充滿挑逗性的色情娛樂，不斷以日益低級的形式出現；就連中產階級的青年，也難以抵擋濫殺暴行來解悶的槍械文化。最令人痛心的，就是家庭再也不是孩童可以從中學習正當品行和個人責任感的園地。反之，它已變成了一種給予大家方便的脆弱安排，主要是讓家庭成員可以互相利用以滿足個人需要。縱使這種趨勢，沒有淹沒整個斯里蘭卡，但我們已經可以見到它到處萌芽。因此，在現代化的蔓延之下，我們是有必要格外留神以防患未然。

宗教方面

當人類繼續朝二十一世紀邁進之際，他們心裡對生存意義的無知仍然存在。表面上看來，我們還以為現今科技的先進，應能輕易解決許多時下問題。但當那麼多的社會、經濟和政治問題都一而再地，未能獲得完滿解決時，人類內心的痛苦就變得加倍嚴重了。我們要面對種種揮之不去的困難，以及不斷有新的問題陸續出現。這似乎在告訴我們：不管我們如何心存好意地嘗試去創造一個世俗的烏托邦，這一切都只會是徒然的！

我絕不認為：重拾宗教意識，便可解決這些問題。因為導致這些問題的起因，實在太過複雜，短時間是不可能簡單解答的。但我卻相信：在許多層面上，現今人類的宗教危機，確實是與社會、政治的可悲局面大有相關。補充一點，有些情形，根本不在一般可以理解的範疇之內，更不是以基本因果關係便可分析出來的。以我個人觀點來看，這種關係，是人類心靈中帶有腐蝕性病態，所共同引起的現象——那病態就是自私和貪欲；或充斥著現今世間的貪瞋癡——佛教常言的三毒煩惱，所引起的業報。因此，我認為若要挽救我們的社群、地球和整個世界，先要從人們的深層開始清理，才會稍有希望。要得以成功治癒，只有一種途徑，就是要重新定位我們的生命，朝著究竟真理和至善境界努力，而這就必須透過宗教性的歷程才行了。

兩種迷失的宗教態度

讓宗教回歸到人生本位的所有因素，以本人

有限的力量，在這裡絕不足以說明。但我可以先行說說，生存意義脫位，所衍生出來的兩種宗教態度。——即使我認為它們絕不適當，甚至是旁門左道。——繼而我會採用探討的形式，描述宗教對今天人類內心的深切需要，所應作出的幾種回應。

我認為：迂迴錯路的兩種宗教現象，就是我們不應該接受的基本教義派及精神折衷主義。它們都是因為當今世俗意識當道，而引起的不同反應；兩者的對象，都是那些在商業和感官文化中，渴求多一點精神價值的人。但我會證明，這兩種途徑，都不能為我們提供滿意的解答。

基本教義派，無疑帶有重振宗教的特質。不過，我認為它不能被視作真正的宗教類別，因為它並不符合真正應有的精神準則。一般而言，這種準則就是對自我超越的追求，目的是不想再受我見之牽制。我認為：基本教義引人之處，在於它順應人性的弱點，能激發起人們的我執和對小我利益的重視。它在心理上的基調是教條主義；它分化群眾為「自己人」和「外人」的兩個敵對陣營；並施行侵略政策，以武力來排外或使對方變節。它引導人們的方向，並不是真正靈性上的無我、諒解及建基於愛的包容。

至於今天西方社會到處都存在的精神折衷主義，其邏輯剛好與基本教義派相反。它的宗旨是混合所有類似宗教的其他修煉：瑜伽、心靈學、通靈、星相占卜、信心治療、靜坐、易經、特效食療、密教等。尋道者可從其中隨意挑選，任何一樣都沒問題，什麼都可以。這種折衷主義，往往顯示出人們對真正靈性經驗的嚮往，他們希望見到：比現實物質主義，更為寬廣包容的真相。折衷主義之所以失敗，是因為它把深奧的道理從現存信仰的脈絡中拆解出來，繼而讓它們毫無內容骨幹地混在一起。它在心理上的基調是浪漫、雜亂無章的盼求，目的是為了找到輕易獲得的滿足，而非認真的付託。由於對所有修煉都缺乏分析區別，它就往往會顯得自迷、奧秘、甚至胡鬧。

我相信：若要替人類找到可行的方法，來解決他們精神上的渴求，一定要從博大的傳統宗教著手。老實說，我斷言，要對付當

今有關存在性的關鍵問題，最有效的宗教就是佛教，尤其以最早期的巴利文三藏為主的教理。雖是這麼說，但以教理的一般應用而言，我仍堅信任何一種大宗教要適用於此時，難免先要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，而這種平衡又不容易找到。它一方面要忠於古來祖師大德的遠見洞視，同時要兼顧技巧和靈活性，以能直接運用在長久以來就十分需要解決的存在性問題。在試圖找到平衡的過程中，實在太容易墮入其中一邊的極端。——固守祖傳的遺教，而犧牲現代的適宜性；或是過分自由地變更基本法則，甚至完全泯滅原有的精神活力。

和合兩者的中道，當然是最為難得。況且，任何宗教都應謹記：歷史曾經給我們上過沉痛而重要的一課。——宗教的工作，是要讓人解脫，而不是奴役人。它的目的應該是：要讓該宗教的信眾邁向至善的境界，繼而在世間生活之中，實現他們證得的力量。宗教不應要求人們，一定要隸屬它們的團體，使成員倍增；或透過勢力，要人們在神壇前犧牲他們自己的良心。

無疑地，各種主流宗教，都不能避免彼此信仰上的分歧。但我相信，在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上所共有的關注，仍會讓彼此在這個「混亂時世」走在一起的。當這個世界，快要被冷血的暴力，和低俗的輕佻撕破時，各大宗教領袖的深切交流，以期互相了解，實是刻不容緩。為了能夠以同一聲音，去尋找眼前心靈困局的解決辦法，各大宗教的合作，確是十分必要的。



現代宗教的任務

我在這裡，列出面對各大宗教的幾種挑戰；也會從我所奉行的南傳佛教角度，簡單描述如何面對這些挑戰。讓參與這次對話的基督教學者自行決定：究竟我提出的意見，是否值得他們關注？好讓他們亦以自己的信仰角度，去謀求一些解決的辦法。

哲理橋樑（業與輪迴）

首先要談的問題，雖然是以哲理方面為主，也有其深遠的實際影響。我們的任務，就是推翻科學物質主義所提倡：有關所謂「真實」領域（如物質過程等）與價值領域的二分法。就如我先前說過，物質主義世界觀斷言：所有精神上的理想和價值，都不過是個人主觀使然。於是人們便以為：道德也缺乏穩健的客觀基礎。結果就是我們今天所見證的，廣泛的道德淪喪。我認為要扭轉局面，單靠勸人為善是不夠的。道德要能有效化導人的行為，它絕不能被宣示為自許合理的觀念，是應該被納入一套超越個人，且又較全面性的精神理念之內。宗教一定要非常清楚地確定：道德倫理價值並不是個人觀感的花邊點綴，或主觀的外層架構。它其實是融入現實當中的宇宙本然法則。

佛教的教理，是以業力及輪迴轉世，作為道德的客觀基礎。依照因果業報的法則，我們起心動念的行為，本身就具有潛能，會在自身產生相應的後果。業行所種下的因，或在此生成熟，或在後世結果，不論哪一個情形，絕無偏袒的本然法則，自會將行為與果報相連，讓應有的後果回

報在我們自身。因此，我們善與惡的行為，就成了自己命運的原因。——我們最終必須承受自己的業果，同時，我們也可以對道德和價值作出選擇，創造自己今生及來世的苦與樂。

在佛教教理中，業力的法則與宇宙萬法的運行，是不可分割的。佛典提及五種宇宙法則，每種都在其範圍內運行得天衣無縫：無機物的法則(utuniyama)、有機體的法則(bījaniyama)、心意識的法則(cittaniyama)、業行果報的法則(kammaniyama)、靈性發展的法則(dhammatāniyama)。雄霸西方的科學，只集中於前兩種法則。作為佛教徒，我認為需要兼容五種法則，才能夠全面看清實相；也只有當看清實相之後，才有可能將道德與精神價值，回復到它們在整體上的正確位置。

行為指標（以五戒作行為指導）

與第一項任務緊連的第二項挑戰，就是要提供正確行為指標的實質方針，好讓我們不再對道德價值一片含糊。相對於第一項任務的理論化，這項任務比較實際。這裡的重點，不是要為道德建立有根據的基礎，而是為了促進人際和諧而確立的行為指引。在這一方面，我相信沒有其他的指引，會比佛教的五戒(pañcasīla)更能導人向善。根據佛經所說，這些戒條不是佛教獨有的，它們是每個嚮往「善」的文化，所一致推崇的道德準則。我們可以同時從兩方面看五戒，就是禁止的行為和要諄諄教誨的善行。但我在這裡會跟佛陀在經中所做的一樣，對兩方面都同等重視。

這些戒條如下：

- 1.不殺：或禁取生命，亦即對眾生慈悲之德。
- 2.不盜：忠實、尊重他人財物，關心和保護自然生態環境。
- 3.不邪淫：肯承擔、負責婚姻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- 4.不妄語：持守真誠待人。
- 5.不飲用酒精及毒品等亂性之物：常處於清醒、留心的狀態。

解說這些戒條時，要說明它們不單只涉及業力的長遠影響，也有助於我們直接體驗到平和喜悅，及造福大眾的功效。因為這些都

不需要單憑信仰來認同，而是可以即時親證的。

剖析人類的處境（四聖諦）

宗教的第三項任務，就是要以它們的基本教理傳統，對人類現今處境作出剖析判斷。從佛教的觀點來看，我認為佛陀在四聖諦所提供的分析最切合不過。佛教不僅不需任何更改或重新詮釋，更因為有兩千五百多年歷史的不斷驗證，而更顯得眼光獨到和歷久彌新。

第一聖諦指出，人類生存在世的最核心問題就是苦。三藏經典列出不同種類的苦——肉體的、心理的、精神的。而今天，我們就更不能輕忽許多折磨人類的社會苦惱。依照第二聖諦，苦的起因來自自己的心——我們的欲求和無明，貪、瞋、癡的污染煩惱。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，可見於第三聖諦，它告訴我們：若要從苦惱中解脫出來，只有從清除我們心中的煩惱做起。清除煩惱感染的方法，則在第四諦說明，那就是八正道及它所含攝的戒、定、慧三個修學階次。

修習方法（全面的心理分析與禪修）

接下來的，是有關以上第三項的實踐。一旦宗教給我們提供了人類狀況的剖析，又從中發現了：苦的起因在於「心」。它就必會繼續教導我們：如何切切實實地修習來主導自心。因此，我認為今天宗教的重點，應放在對心的了解和轉化之上。首先需要實驗性的訓練，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自己，繼而逐步作出最基本的內心轉化。實行這項任務時，佛教可以提供非常足夠且經過驗證的指導。它擁有全面性的心理分析和活用的禪修技巧，這些都可以導向教理的現身體證。

今時今日，不是只有出家人，才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教理和修煉，因為這些都將會陸續被傳給在家信眾，就好像佛教的道理和修行方法現已傳遍東西方一般。

今天，人們對民主精神與實驗方法的重視，促使了靈性發展的各種修習，必須跟願意學習的人分享。在實證這方面，基督教還有很多可以跟佛教學習的地方。我更相信：基督教應該重新發掘它自己承傳的思維，讓神職人員甚至是普通信徒，都能夠借助它來解決未來與人類有關的種種問題。

維繫人類群體（為他的佛教理念）

我要探討的最後一項任務，就是宗教要重新確認和積極展現，能夠導致人類和諧共處的價值觀。它們一定要讓偉大的「愛和慈悲」成為實際行動。正因為今天世界上，各種的關係愈來愈密切，我們就更應該認同：每個人對整體世界所要肩負的重大責任。面對那麼多的殘酷與暴力，所有宗教都應該加強發展「全球一體」的責任感，表示對「眾生幸福和自然環境保護」的關注，積極地推廣「慈愛和悲憫心」來替他人解困，更要保證受壓迫的人，都有機會重獲他們所應擁有的基本人權。

基督教及其「社會福音」，在這方面就比佛教主動得多了。原因是佛教有時會受業力果報的道理影響，以致誤解生命是一切既定，因而忽略了社會行動的重要性。但是，有關社會性的基本佛教思想，早已在法教中有所提及，尤其明顯的就是「大梵舍」或「天所」的四種理想德行：對眾生的慈愛、對苦厄者的悲憫、為他人的幸福而感到喜悅，以及捨卻一切分別執著的平等心。這種基於社會大眾的佛教理念，理應成為佛教未來發展的重點。

護己與護人

我希望在完結這個講座之前再次強調：今天宗教在回應時下一些嚴重問題時，最關鍵的兩項任務。一是要幫助每個人去認清自己存在的最終目的，讓他們朝著至極之善、無為實相的方向前進，最

後能找到真正的解脫。另一項任務就是解決已經出現的實際問題，當下行善。——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，促進和平、和諧共處，及友好合作。佛陀在《念處相應經》(Satipatthāna Samyutta)中有一段簡短開示，總結了這兩項任務的迫切性。世尊這樣說：「護己，就是護人；護人，就是護己。」

他又繼續解釋「護己，就是護人」，所指的是「禪修」，因為禪修能去除煩惱感染、淨化人心，讓人洞徹世間的真性。「護人，就是護己」，則是要發揮慈悲與忍辱等功德，讓其他眾生免於受傷害和苦惱。如果人類要遠離黑暗和悲愴，奔向靈性之光與自由解脫，我相信：宗教一定要努力推行這兩大原則——佛教說的「智慧和慈悲」；基督教說的「靈知與大愛」。

